

文

海

披

沙

文海披沙卷之四

晉安謝肇淛著

勿輕小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  
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真詩曰一女不得  
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棗肝應榆

見元始  
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

成寒暑 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 雄陽翠

玄水雌陰赫黃金 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 却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金魏明帝時

辟寒玉唐岐王玉鞍并日本王子恭七寶硯爐

見天寶辟寒犀開元二年暖金合張無却寒簾

遺事同昌公常春木李輔燮煖香寶雲溪冰鼠褥冰鼠

主事之却寒見莽煌席岱嶼山草火玉唐武宗時伏

神異經

見拾遺記

見拾遺記

火玉

餘圖頁可以

京製溫

若挾纊却暑者有銷暑珠

燕昭王事

龍皮扇

王元寶事李德

裕亦有澄水帛

同昌公主事

冰蠶裯

康老

蛟毫褥元和

白龍皮

辟暑犀

唐玄宗賜講官文宗賜貴妃

迎涼草

李輔玄國事

冰丸

見抱朴子冷虵

唐玄宗賜申王

紫龍髯拂

元載

鮫綃女仙

遺張松風石

唐武宗時扶余國貢盛夏颯颯風生

清涼丹

呂端見青衣童

子賜

六壬六癸符

以立夏日佩暑不能侵

又顧師言與日

本王子奕有玉棊子夏冷冬煖李少君對漢武

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溫處士伊祁玄

設紫菱席冬溫夏涼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

之權亦異矣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爲帝列牀敷褥舜時又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爲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鑕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

狗杞也

西王母桃

西陽雜俎

西王母棗

鄒中記

西王母蒲萄

貝丘南出

西王母樹

長生

也樹西王母鳥

典見通

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

人如毛女之屬而七脩類稿以王母寡爲王母亦未然也

###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更爲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爲繞朝鞭換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漂麥賓王更爲漂楚殉葬王益子美改爲金益

魏武遺令本總帳而謝朓更爲總惟取其韻之  
穩而已

### 發墓賊

古今篡弑盜賊多以發塚爲奇貨漢廣川王去  
疾聚諸年少發塚以百數亦看董卓皆發漢諸  
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數十員天下  
塚墓無間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  
皆被發元楊璉真珈發宋諸陵至取理宗頂骨  
爲玩寃慘極矣然皆厚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

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上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興復討賊雖不克而死不失爲忠臣義士視味道摸稜居相位不啻奴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壁乃喜曰賴有此耳然君子寧爲文山之赤族



不爲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  
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  
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  
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  
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  
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  
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商建丑以十二

月爲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爲正月則知堯舜皆  
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生不靈而死靈

化書

#### 論超三界

重陽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  
忘諸境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旨哉  
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二

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  
鷂野鳥也爲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  
如是

同馬真人  
上志論

四少

老母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  
下亦不失爲處世保身之要術也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  
熒惑入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  
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  
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韋臯拜相而楊  
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  
而雨大至王遵以河決廬居境上水決至足而

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  
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爲善者懼矣乃知天人  
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  
幸焉耳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祖剖  
石毬內得蟻螬稽神錄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

雲林石譜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

桂陽溫恭家藏石中有龜夷堅志近時孫克弘守

漢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  
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鐮有平陸字嘉靖  
間茗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  
得銅牌一方刻宣聖二字郟縣河灘上有亂石  
隨手擊之有魚二三寸

之聖爲時宗尚

郭林宗過雨笠一角巾待人至折巾以效之王  
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遂踴貴謝  
安執蒲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王遵業常穿角

復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  
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  
冷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爲許公柏勢王儉作解  
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倣長孫無忌以羊毛  
爲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爲趙公渾脫蘇子瞻  
戴長筒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  
賢爲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  
抑末矣

論事宜官

杜宣猷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  
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竇懷貞爲京尹見  
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禮接宋彭孫爲李  
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  
不亦語乎郭忠恕嘗內侍竇曰與家忠恕有長  
年忽一夕盡判之語與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  
顰耳明少司徒王祐諂辜太監王振振一日問  
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  
有鬚夫人至宦官已自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爲



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卧而晝瞌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疼不打却疼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之反也夜宜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高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

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蔬果必要貴買物具必要賤此貴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惡嫂爲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得老又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

人却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  
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却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  
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有司官多裁  
勢豪居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  
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宦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  
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  
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藜王

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  
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賓王  
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蹤金  
將露玉俱清柳絮與荷細漸歌又緇衣將素履  
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  
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懽林  
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  
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安落  
霞一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羽流遂借祈禳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氏者亦以此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於迥似有所得而能以良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爲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此亦畫蛇添足之蔽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痒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  
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  
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  
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爲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射之没羽旣知其  
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  
於莎柵見石于藜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

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  
相僻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  
能爲陸溉治崇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  
齧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  
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廐蒲川花放筆而  
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  
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

至若畫鷹鷂而鳥雀不入畫雉兔而野鷹不獲則有之矣

人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大年胎垂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爲虵吳越武肅爲蜥蜴鄭愚武穆皆見猪形人固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壽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爲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爲

二



失歸妖怪然洛陽党翁壽一百七十餘瑯州宋  
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  
年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  
一百三十六太原于伯龍年一百二十八魏羅  
結梁顧思遠皆至一百二十宋大中間東都僧  
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王仁裕遠祖母二百餘  
歲穰城民二百四十歲 國朝成化間濟寧民  
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無似北京人四百歲  
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此豈亦失歸之妖耶

至於文考輔嗣叔寶敬仁子安長言居實之藎  
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不奪彼予此令人短  
氣

物性不遠

豨巴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  
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陞座講經家雞佇  
立李羊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杏  
舒此兩呂一召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  
絕薛弼伐樹鷺羣悉空太清興嘆鴨脚發花乃

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  
可感者其冥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獸  
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  
李逢吉之諧

關王神

關王之神自唐以前未聞威靈至宋真宗祥符  
間解州鹽池忽爲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無  
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關王  
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封

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卽兒童蠻  
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時  
耶

菜膾名

菜號諸葛膾名郎官

江南人作膾因張  
翰故名郎官膾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爲襦如鎧  
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後漢耿秉死亦賜玉衣  
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

自焚又太始元年頽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  
衣又甄后生時髣髴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  
玉爲衣矣

身化

魏公子終席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  
歸不可私干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協清介衣  
單蔡法度欲解襦與之而卒不敢言劉晏遺李  
廩竹簾三攜至門而不敢發揚綰拜相京尹減  
損騶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

而退杜黃裳夫人朴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  
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虛語也此之  
謂身化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  
曰且着襦行作復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  
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  
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  
絕類今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傅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版策紀載浩繁不可攜千里  
負及詫爲難事非若今人箋素之約也梓本未  
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爲  
簡手自寫經張叅手寫九經非若今削刷之便  
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  
天分有限當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

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鯀作城瞽叟作瑟桀作瓦屋紂作



空篋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  
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墨試士彌封及  
敕僧尼隸祠部雖浮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  
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  
解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  
交分之深鮮不以爲罪矣陳振獻鷓鴣賦於崔湜  
湜雖稱善而心不悅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從

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  
已畢此日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  
物爲答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  
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  
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  
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  
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卽日納節韓  
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值生辰獻遺星列  
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桂冠高節莫

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  
國朝李文正當國日又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  
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  
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張華博學知  
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位而  
卒不聽以死况其他乎唐張正甫爲相與門人  
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旣歸門庭冷落意遂  
大海謂人曰後有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蘇  
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

難做未幾而卒明夏言爲相懸車日久與鄉人  
飲有村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爵爵不自得遂  
復起夫以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卽市井不識政  
自美事而乃芥蒂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  
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強景明寄詩  
云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  
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  
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  
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此亦有古人之風

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偽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丘纂弒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爲己有亦無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婢宿婢夫操刀將

襲之有同宿書主善天文見客星將逼帝座高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捕殺而誅之明

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卧枕木踏草至夜店內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頭木而足草也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上復入謂婦曰誤矣此人乃足木頭草也帝乃獲免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奸賊之報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未書其脇曰李林甫欽

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  
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  
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  
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  
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  
李林甫三字宛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  
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  
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微詞解紛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  
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  
雨何也申漸高乘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烈祖大笑卽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權滔以助  
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不如併月明禁  
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  
使宅魚民多怨歎一日開宴命羅隱題呂望磻  
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  
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



大笑盡行蠲免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爲當  
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  
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微詞解紛有甚於  
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爲衛  
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  
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眼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  
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  
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  
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  
也攷之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  
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  
守劉勰得之以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  
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  
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

真目竝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記耳兼聽受口竝  
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隋劉炫左手畫方右  
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竝舉無所遺失元  
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  
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  
舉代號神仙童子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  
而元嘉在童齒之年尤爲殊絕梁唐邕每有軍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亦其次也

方朔恢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煮則爲帛染則爲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

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何足恠乎荆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臣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見殺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武帝時亦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

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以  
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栢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  
為江夏王義恭伐取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祗洹  
寺為維摩詰鬚寺僧愛護二百餘年為安樂公  
主闔草馳騎剪取并焚棄其餘姚鉉謫居連州  
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  
遣吏抄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噴之欲其速爛後

縱火焚樓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  
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甃甃有縣尉扣頭爭之繼  
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  
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末勔遣人取  
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唐玄宗東  
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  
林焯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  
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內有詩四首相傳  
白玉蟾所點化爲州守借觀竊取以去金陵鳳

鳳臺石爲楚人達官昇歸至采石竟沉沒雖神  
物成毀有數終爲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  
夢作舉子求哀亦已燒爲灰矣

文海披沙卷之四終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晉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又枯不  
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  
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  
雖枝葉無存而質幹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  
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主  
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椰

婦人手皆白椰皆翠

多美

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

李愈語見

明州

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

慈

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

大街上好放薦

二事見談藪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刑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  
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爲雍州刺史寡  
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爲不法爲下所糾奕按省  
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  
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  
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爲龜

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蟊螟化爲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  
石化爲麪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化書曰老楓化  
爲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芋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東  
修爲教恠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侔於敵國然孟  
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見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人有三耳張審蛇有兩頭孫叔敖狐有九

志

尾鳥有四足

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

獸有五足

出因墀國狀如獅

###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爲善也梁武帝后郝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爲蟒尚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爲禮佛懺悔卽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旣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爲惡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  
陰賊殘忍八歲時卽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  
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  
其視杜陵老叟杙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  
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  
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

搏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  
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  
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  
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  
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  
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爲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臯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  
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巖與并一朝士皆以善哭  
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大曾  
有諂笑尤可偽爲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  
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含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虢國  
夫人堂成置螻蟻蚺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塔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  
作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誥人勸其他適答曰非  
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既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  
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  
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  
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  
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頭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逝去因思甄琛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卽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掇摭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鑿

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  
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  
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  
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  
竒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竊出其雄辯該博固有  
自來比流落遐方卉服爲伍間有引援自出已  
意問之則曰出占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

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至如古  
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  
耳

###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  
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卽位常以醉後傷一  
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  
庶之家耽酒麩蘖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

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  
逮二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  
力强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  
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旣倦血氣旣  
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  
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  
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  
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  
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  
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  
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  
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

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識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鵝蒜目如擘椒真可爲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覘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覘斗崖

公者天子也規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爲  
豚臍雲南人以官人爲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爲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  
以虎食爲得仙張道陵爲蝮蛇所吸門徒神之  
以爲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爲聖光卒爲所食武  
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  
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  
遇老鸛精以爲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摑

其首以爲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爲子沉江中妄  
指雲中白鶴以爲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  
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殺人

見七脩類藁

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

高唐無比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  
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  
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  
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  
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  
開眼郎仁寶辨其說以爲偶有欠缺自當復合  
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  
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  
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窅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  
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鑄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斑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

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  
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  
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  
又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音之靖節宋之臯  
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  
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  
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他故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  
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但作恁他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  
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  
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  
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



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  
爲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  
融父名臯而以高鐳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  
甚矣今時家諱不出門卽子孫臨文亦自不諱  
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爲大司寇時論者亦  
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白樂天李賀事  
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  
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爲臘  
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  
也

###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爲詩以戲之詩中皆  
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爲劉禹錫  
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  
有僻事未之詳耶

欵乃

欵乃當音靄迺欵字從矣從欠非款字也子厚  
欵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欵乃襖靄皆  
禫歌之聲音今人卽以欵乃音襖靄非也卽仁  
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爲  
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欵乃又注音襖  
靄何其無特見也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  
柑果薑桂

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鈞金竿已  
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更改句格各  
嘗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用掛經蒿竿繫舸  
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劍賡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軋鍋更憂甘  
瓜羹內覲字當音改繫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  
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  
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爲吃

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栳老  
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  
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悴冷落郎輦懶來留  
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  
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鵬悲號

墜水勝國五象不拜 皇朝至於螻蛄蠅蟻皆  
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  
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  
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偽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  
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  
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汗穢之極  
惑溺滋其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昇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轟深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澗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  
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  
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  
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  
不陷汴京宋臣有諫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  
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  
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爲蜥蜴以益母爲荒蔚詩義以蟲  
爲螻蛄荀卿以蘭根爲芷高誘以乾雀爲蟋蟀  
蔡司徒以蟋蟀爲辯何遜以擁劍爲魚魯蔡中郎  
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蚤爲蟻螻孫思邈以  
合歡爲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爲淡菜以水雞爲  
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爲相思段成式以蒙貴  
爲猫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爲子胥死後後人憐而

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  
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  
耶

###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胡荻地黃以變  
之白史天澤爲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  
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爲躁進者簸弄若  
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  
時則增年數舊例不過三十妓多損年數而罪

八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呈象書白

懶髓 碧雲馱梅聖俞者鄧思賢訟牒之法蠶衣

明著允真珠船胡侍玉壺冰穆都九宮亭亭白姦遁甲書

鐵掃帚詳日一粒粟地理書珊瑚木類書天厨禁籞

惠洪詩話五色線類書佩觿郭忠恕撰字書麟角類書火珠林卦

書百顆珠術宵練匣朱得之著甚矣人之好異

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  
官軍莫敢撓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  
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能收捕  
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  
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  
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爲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卽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爲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爲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讖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讖令宮中皆轉六更然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

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  
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  
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  
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  
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  
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  
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

有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  
沐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言茂  
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  
南昌哀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爲衷遂  
姓衷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終貽書尉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夫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爲九經庫鄴侯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如任



未經死景翼書窟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  
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  
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  
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  
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  
世說王始興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  
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

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名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

鏡聽拆字卜

宋以前亦有之

天罡時卜

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

六壬時卜

即小六壬之約者

降箕卜

即古紫姑影卦

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

即古打瓦法

池陽有油卜

以齋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

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蔑卜壘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爲不若哭遺簪者之爲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爲不若哀瞽妻者之爲仁也墮甌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爲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渙忍然間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碌碌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從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其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王荊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卽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荊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閹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

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都下貨壅乏見錕市廛大闕府尹不知所爲請於檜檜曰易耳卽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旣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錕

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宣  
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  
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于守牧者檜聞卽與一  
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  
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  
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  
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  
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推劔護里許卽易人倏  
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

是帥率勇士一時抹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  
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  
璞謂卜珮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  
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  
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  
當避之既而稽留旬日晚望日禍在明日吾



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  
至府門遭兵變所害 國朝胡日星識 太祖  
於微時及一太祖貴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既歸  
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  
逃也果如其言夫既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  
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  
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

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  
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  
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墨莊漫  
錄謂始於睿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  
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  
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  
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旣  
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  
小乎樂天但言跣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李

自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卽東昏玉奴  
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黿郝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  
爲斑虵武后死後納於大甕禹蝎螫之宋李后  
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  
間

文海披沙卷之五經